

## 澳大利亚悉尼政要声援中国民众诉江大潮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八月八日，澳大利亚悉尼各界、政要和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商务行政区帕拉马塔市（Parramatta）市政厅前的世纪广场集会，声援中国民众诉江大潮。与会者表示：没有人可以逾越法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送上审判台，才能结束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

### 将迫害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

澳洲法轮大法学会会长赵露西（Lucy Zhao）博士在集会发言中说：“今天这一刻是历史关键性的时刻，已有十几万被无辜迫害的中国民众加入以酷刑罪和刑事罪来控告前中共头目江泽民的大潮。……十六年来，由中共独裁者江泽民一手制造了对中国上亿法轮功修炼人的迫害，使得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更残酷的是中共非法关押和酷刑摧残他们，甚至活摘他们的器官去贩卖。对如此残暴的罪行我们如何能再保持沉默呢？”

赵博士呼吁澳洲政府和民众能站出来声援诉江行动，“只有将独裁者江泽民绳之以法，才能结束在中国的这场对法轮功学员和无辜被迫害者的人权的践踏行为。中国人民才能真正享受人权言论自由。”

### 市议员威尔逊：希望很快看到江泽民被绳之以法

帕拉马塔市议员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先生到场支持声援。他首先表示：“今天我们在这里享受自由集会的权利，希望有一天我们会在中国举行相同的集会。”

“中共把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说成不好，却把镇压和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说成是对的，威尔逊



■ 澳洲法轮大法学会会长赵露西（Lucy Zhao）博士在集会上呼吁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

议员问：这是怎么样的一种道德和逻辑标准？有多少社会能失去如此好的人群？谁能相信在一个自称有法律的国家，为法轮功学员进行法庭辩护的律师会被当局绑架关押？有多少信仰‘真善忍’的好人被中共关押？”

他最后表示：“我站在这里支持你们（法轮功学员），我相信我是站在赢者的一边；我相信我们会被证实是对的！对法轮功进行迫害的人必须面对法律审判。我希望很快看到江泽民及其他迫害法轮功的国家公职人员被绳之以法。”

### 市议员胡煜明：没有人可以逾越法律

市议员胡煜明先生在集会上发言表示：“我和帕拉马塔市另两位市议员来这里支持人类基本人权和信仰自由，因为全世界每个人都应该享有这个普世原则。……任何人犯了如此之罪，必须受到法律制裁，包括前

中共领导人江泽民，没有人可以逾越法律，在法律面前，人人应该是平等的。”

胡煜明市议员表示：“尽管要面对很大的压力，我始终站在这里。我相信：作为一个人，不管面对什么压力，不要害怕，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

### 悉尼民众：应该把迫害者送上法庭

当天许多过路民众驻足聆听集会发言并签名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行径。

软件工程师索比扎（Sopidga）和朋友白那伽（Banagra）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非常震惊，他们表示，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应该把迫害者送上法庭！

舞蹈家查利斯（Lyn Challis）女士建议法轮功学员把中共所犯罪行为用英文写出来，放到脸书等公众媒体上，并希望联合国和澳洲政府给予支持，尽快制止这个残酷迫害。◇

《九评共产党》深入剖析了中共的欺骗、残暴、邪教本质，引发了中国民众的觉醒，纷纷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自救。

2015 年 8 月，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团、队）的人数超过 2.1 亿人。天天中共，三退保命，您退了吗？

# 修炼法轮功获新生 高安市教师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江西省高安市教师童正英向最高检察院邮寄诉状，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邮件已经被签收。

今年六十八岁的童正英女士通过修炼法轮功，获得身体的健康和道德的升华。可是一九九九年之后，她多次被江泽民集团迫害，曾被非法劳教迫害。

以下是童正英女士在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与理由：

## 1、修炼前疾病缠身

一九六五年我进入高安中学读高一，接着就订婚了，从此我有了思想包袱，而疾病也就缠身了。毕业时我因结婚不能考大学，只得在师生们的惋惜声中痛苦地离开了学校，回到了娘家——华林下观村。

在娘家我拖着病体教起了民办。其实那时候我就有关节炎、支气管炎、甲状腺肿瘤、心脏病、头痛、头晕（一分钟都未好过）、天天流鼻血等病。生了两个孩子后，又增加了许多病：腰痛、神经官能症、拉血、吐血，还有妇科病。

由于疾病多我特别怕冷，浑身一点劲也没有。如夏天生产队长要我带学生去收割稻子时就会说：“你只要在那里指挥就行，你有病，不要做，因为你不去我们指挥不动。”在炎热的夏天，别人站在太阳底下都会汗流浹背，而我在太阳底下不但没有一点汗，而且上身要穿四件褂子、下身要穿三条裤子，夏天天天如此，少一件都不行，多少年没流过一滴汗。

在读高中时，我的衣服都是同学洗，空手跟着她们去洗衣服还常常摔跤。

我怕冷到了不能吹一丝风和下一点冷水的地步。夏天叔伯们在我家门前乘凉，等他们一走，我就从房里出去关大门，就在关门时吹那么一丝风，就要一夜咳到天亮，下一点冷水也一样会咳个不停，所以我和小孩的衣服都是母亲或妹妹洗，包产到户后我五个人（四个小孩和我）的田地和我父母、弟妹们的在一起，我也没去

做过一次事。

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头发变白了，耳鸣眼花，耳朵似乎越来越聋，神经越来越错乱。天天见面的邻居都不认识了，吃饭常常是拿着空碗坐到饭桌边发呆，不知道去干什么……

食欲也没有了，无论母亲弄什么好吃的菜给我吃，我都不想去吃，一听说吃饭就恶心。我一年有半年大便时要拉血，而且量很多，看着拉出的鲜血，我常常泪流满面。

为了治好我的病，母亲、表哥、表嫂、表姐常带我去看病，从本地到县城、从本省到外省的医院都看了，有时一天看几个医生，省城、县城是经常去的。中药、西药、草药、偏方不知吃了多少，可一点都没用，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收入在全村是最多的，可每年都因给我治病而用光，而且我爸爸每天收晚工后（除大雨、大雪天）都要到山上去砍一担硬柴卖，当然这钱主要还是用来为我治病，村里许多人背地里都议论：“童老师的父母不知欠她几辈子的债，这世总会还清了吧。”

父母看我越来越不行了，在我快满三十岁时偷偷的为我制作了一副棺材。有人劝我去考民办师范，我不去，因为以前保送的大学都没读成还去考什么民师呢，反正人都不知道哪天会突然死去。

可在八三年的暑假中学教导主任给我报了名，当时我刚在医院做过大手术又加上与结扎一次进行，一听到这消息，我伤心得哭了好久。但为了报答他，我只得去考，结果还真考上了民办师范学校。

一九九七年暑假，一个福州军区医院的军医一看见我就说我得了肝硬化腹水的病，并且说我的眼睛看不清东西了。确实如此，我真的连自己的备课笔记都看不清了。

## 2、修炼法轮大法后无病一身轻

一九九八年五月的一天，我到村前的法轮功炼功点一位同修那里借了一本法轮大法的著作到家里来

读。我读了两遍，觉得很好。接着我就用本子抄了下来送给了我远在三十多里外浑身是病的妹妹。

从妹妹家回来后，我发现我的头不晕不痛了，手、脚、腰、胸腔、腹腔都不痛了，后来发现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了，身体完全好了，比我得病前的身体还好了。我走路生风，精力充沛。我身体舒服，心也畅快，脸上整天都挂着笑容，嘴里不停地哼着歌儿，因为我享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体重从七十四斤增到了一百斤。我的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决心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言行，学好法提高心性，做个师父要求的更好的人。

## 3、修炼后我没有敌人

修炼后，我变得更宽容、真诚、善良了。我师父说修炼的人没有敌人，我扪心自问，发现自己真的没有敌人了。我把攻击我的人都当作亲人，产生矛盾了就找自己哪里没做好。有同事心目中我是个好人。九九年上半年文教局要各中学评一个师德模范交上去，学校就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了。二零零二年正月，学校几个老师在高安街上碰到我，有一个老师说：“童老师，我们给你拜年来了，你们炼法轮功的个个都是好人，都很善良。”学校其他老师也都是这么认为的。

## 4、江泽民所犯罪行

其实在九九年五月就常有地区、县、县各局和乡级的领导找过我谈话，要我放弃信仰。并且还罚了我们家一千多元钱。

九九年七月又有文教局的人到我校来逼我放弃修炼，否则就带走我。

九九年八月份，文教局又办了一个“学习班”逼迫所有修炼法轮功的人放弃信仰。

受江泽民迫害以来我被迫害的三次关进看守所和一次被非法劳教两年的迫害。看守所、劳教所都不是人呆的地方……